

空杯

张宗子

014060516

I267.1
1766

张宗子

空杯



I267.1

1766



北航

C1747931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杯 / 张宗子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36-6359-9

I. ①空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2510 号

空杯

KONGBEI

出版人:郑可

质量总监:张丹飞

策划编辑:何客

责任编辑:何焕生

王玉凝

封扉设计:刘运来

美术编辑:吴亢宗

责任印制:何惠菊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地址: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:230601

网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营销电话:(0551)63683012, 63683013

排版: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9.25

字数:175千字

版次: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6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新版序

写散文的人最好阅历丰富，走过很多地方，认识很多人，经历很多事，除了基本的文化素养，再多些吹拉弹唱、花鸟鱼虫的杂学。我读沈从文、汪曾祺两先生的作品，油然而生此感，喜其文，复羡慕其人。我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，无非是朝九晚五，吃饭睡觉，周末逛逛书店和唱片店，偶尔看场电影，听场音乐会。若想在文章里纵横捭阖，弄得“烟云满纸”，只好借助虚构和想象，然而那也是望屠门而大嚼的事，纵有快意，终亦有限。西方人重视戏剧小说，像中国这样为文而文的纯散文不多，除了游记、书信和回忆录，多的是随笔和杂感。有些大作家可以足不出户，终日沉埋在自己的白日梦里。他们是穴居在书册里的蠹虫，不见天日以锻炼思想的精纯，极端敏感因而能够预言广远，他们是地道的异类，我喜其文，复羡慕其人。

明人忘乎所以于记录他们艺术化的生活，半实半虚，虚实不分。清人质朴，喜欢纪事，亦文亦史。从南朝一路

延续不绝的骈文小赋，本质上是诗。所以唐宋人的散文，大多是实用文字：书信，碑铭，记传，策论，奏折，序跋，论文……汉人也是如此，不过更质朴厚重。先秦根本没有为散文而散文的写作，也没有散文理论，大作家们没有留下一篇创作谈，结果散文反而写得特别好，细微到明察秋毫，宏博到包揽宇宙。其中两篇文字，堪称神品：庄子的《天下篇》，易经的《系辞》。《天下篇》不一定出自庄子手笔，《系辞》尚未证明是孔子亲作，但归于先秦是没有疑问的。两篇都是论文，气势恢宏，千古无二。此外，庄子的《秋水》，韩非子的《难势》，《尚书》的《禹贡》，以及《大学》，都令人高山仰止。想敦促自己再往前迈两步，别无门路，便寄望于这些文字，靠它纠偏疗疾，护神养气。

西方小说发达，小说中也有一流的散文。如詹姆斯·乔伊斯中篇小说《死者》结尾的写下雪，普鲁斯特写山楂花，写观剧，写聆听音乐。倘若我来编一本欧洲散文选，我不会放过这些篇章。

大学时写的散文都是抒情的，何其芳《画梦录》那一路，数量有限。散文诗稍多，同样抒情，更虚无缥缈。为了好看，甚至取消标点，替以空格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写，延续大学的路子，但开始写到自己和他人的生活，慢慢学会写议论性的文章。《空杯》没有太多进步，不过把某些特质发扬光大罢了。我个人比较喜爱《关于纽约的片断》，写

最熟悉的题材，糅入最陌生的幻想。在最贴近的同时，做不遗余力的抛离。对我来说，世界从来不是客观的，世界是在人心中的投影。纽约再大，再丰富，假如我是色盲，它就只好是黑白的。我写到几个人物，也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动，因为所写的他人，限于和我有交汇的地方，我不能超出这个范围。阅读随感，是我生活中最丰富的部分，我喜欢按照《庭院》和《雪夜东坡》这样的路子来写，但发现并不容易，不是总能进入那样的情绪状态。另外，这样的写法有多好，有多不好，我没把握，尽管我喜欢。

《空杯》就是这么一本书，情绪统一，体例有点乱。我曾经听人说，原版的序言是书里最好的一篇文章，这既使我高兴又使我沮丧。其实，序言没那么好，内文也没那么差，小一半的篇目，我还满意，那就是我既有的水平。写的时候觉得快意，多年之后重读，还能感受到那股快意。

知易行难，眼高手低，这是写作者经常意识到，却又无可奈何的事。读书越多，眼界愈宽，眼光愈高，看寻常文字，愈发不易入眼。看自己的文字，也是如此。实践落在标准之后，现实与理想拉开了距离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一方面，听任自然，只管放胆去写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，不知不觉里，其实也是在进步的。

陈鹄《西塘集耆旧续闻》记东坡在黄州，以抄《汉书》为日课，连抄三遍，熟悉到每段原文只要提示一字便能背

诵的程度。以东坡的天才，尚且下如此死功夫，天长日久，何愁不入化境。朱弁《曲洧旧闻》也有一段记载，说的是东坡的诗，其中所说的道理，等于抄书故事的后续。

有人问朱弁：听说东坡的诗，一开始学的是刘禹锡，是不是这么回事。朱弁说：我建中靖国年间在东坡的好友参寥和尚那里，正好有人拿此话问参寥，参寥回答说，这话是陈师道说的：“东坡天才，无施不可，而少也实嗜梦得诗，故造词遣言，峻峙渊深，时有梦得波峭。然无已此论，施于黄州以前可也。东坡自元丰末还朝后，出入李杜，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。无已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，行吟坐咏不绝舌吻，尝云：此老深入少陵堂奥，他人何可及。其心悦诚服如此，则岂复守昔日之论乎。”朱弁说：“予闻参寥此说三十余年矣，不因吾子，无由发也。”

由此想到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总结王安石的诗歌创作，他说：“荆公少以意气自许，故诗语惟其所向，不复更为涵蓄。如‘天下苍生待霖雨，不知龙向此中蟠。’‘浓绿万枝红一点，动人春色不须多。’‘平治险秽非无力，润泽焦枯是有材’之类。皆直道其胸中事。后为群牧判官，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，博观而约取，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。”又说：“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，造语用字，间不容发，然意与言会，言随意遣，浑然天成，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。”

这两个故事，使我悠然神往。

人生有限，受限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，不仅是客观环境和条件，还受限于自己：才力，性情，态度，意志，学识，眼界。一件小事可以毁掉大事，失控的情绪可以毁掉一个人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理想当然要高，但理想并非如我们过去所以为，是用来实现的。理想是悬在埋头拉磨的驴子眼前的那束青草，给它诱惑，给它无限的想象余地，给它前进的动力。重要的是磨拉完了，它的使命完成了，至于吃没吃到那束青草，一点也不重要。你甚至可以说，那束青草和拉磨完全无关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

一切条件之外，高高在上的，是那个不可捉摸的魔鬼，那个火苗一样蹦来蹦去的精灵：运气，或曰时势。时来风送滕王阁，运去雷轰荐福碑。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孔子说：“山梁雌雉，时哉时哉。”没有人像他老人家那样受制于“时”，因此笃信“时”的重要。没有“时”，他身長九尺的昂藏大丈夫，只好摇摇头苦笑着说：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？

早年笃信一句格言，叫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觉得人人若能如此，天下自然太平，不是圣贤也是圣贤了。所谓人同此心，所谓设身处地，现在又有说法叫换位思考，说穿了不过一个词，同情。按说同情该是容易做到的，其实不然。天下最难的，莫过于此。杜牧说：“一人之心，天下人之心也。”此“一人之心”，和孔子之言相反，对自己

对别人，两个标准，然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你有什么办法。时过境迁，最爱的格言成了废话。我从来没有强迫他人的欲念，我也不会从强迫他人中获得快意。对我来说，这句话是不言自明的道理。但我无法不被他人强迫，不管是有理由还是没理由的，也不管其中有无恶意。不言而喻的道理有人称作真理，就像饥要吃困要睡，唯其是真理，所以没用。

现在持之以自勉的，是《中庸》的一句话：“尽人事，听天命。”听天命，或许可以坦然的态度应对一切世事；尽人事，说明并不颓丧，不管是否理想主义，不管是否悲观乐观，该做的事，能做的事，继续去做。在这之后，若能应着圣人的话，偶尔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在其中”，那便是求砖得玉，喜出望外了。

张宗子

二〇一三年四月四日

初版序

说起散文，第一个想到的是庄子。“汪洋恣肆”四个字，用来形容文章，可能只有庄子当得起。庄子说天籁，天籁究竟如何？就是解衣盘礴，就是“汪洋恣肆”。其次是魏晋南北朝，再下来，也许是苏轼。说到苏轼我有点犹豫，因为苏轼的散文虽然好，但已经让人感到吃力了。吃力不是说它不自然；魏晋南北朝的文章也不自然，但不吃力。这是时代的原因，非关个人。中国文学向来诗文并称，诗到唐朝是顶峰，文章（这里且不管文笔和骈散之分）呢，我觉得魏晋南北朝是顶峰。唐宋承一丝余绪，尽有可观，所谓唐宋八大家，也不是浪得虚名，韩愈的气派非一代宗师不能有，东坡则历来为我喜欢，柳宗元的山水小品，其神韵在后代的无数仿作中再难遇见，王安石霸气十足，视天下人如无物，唯一可惜的是太艰涩了。和先秦比，和魏晋南北朝比，唐宋的文章好比元明清的诗，尽管不乏才力绝高的作手，尽管不乏更深入的开掘，一应技巧更完备，但气势和神韵上就是差了那么一点，这就像我们拿明清人

的短篇故事和唐人传奇比一样。

五四以来的新文学，散文家多如河沙，被奉为名家、大家的不知凡几，然而始终卓立于群峰之上的，唯鲁迅一人而已。周作人如果放在今天，按照今天的评论标准，那就需要把“伟大”二字来个平方立方，方足以形容。其实知堂文字的好处和不足都明晃晃地摆在那里，想学，不难，要超越他，也不难，实在用不着把他神化。反观鲁迅，也许因为所有稍具文学常识的人（倪二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除外）都明白，学，谈何容易，超越，差不多等于天方夜谭。这样，抛开了功利，谈起来反而随便，可以什么话都讲。事实上，伟大的作家都不是供人超越的，因此也是不可超越的。这并不是说，在他之后，别人就没法写散文了，而是说，后来者必得别开生面，自己另打出一片江山。

说鲁迅无人能及，这里仅提一点。如果说每一个优秀的作家身后都有一个伟大的传统，都有他的师承，如《诗品》中常说的“其源出于某某”，我们看二十世纪以来的散文，只有鲁迅一人的文章是得了魏晋南北朝文的精神和气度的，其他的，都谈不上。

一个熟读韩愈的人，最大的收获是学到文章的章法。韩愈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章法，而且每一篇都在求变。他的章法很容易被总结成甲乙丙丁，怎样起手，怎样承接，怎

样荡开，怎样收束，像格律诗的格律一般明确具体。韩愈的应景文章太多，我觉得他刻意营造出这些格式，也许是为了批量生产时方便。事实上，韩愈集中的序赠和碑表也真多，尤其是那些墓志铭，对象全是陌生人，难为他洋洋洒洒写得出来，而且写得不差。韩愈的送人之作更高明，光说那开头的套路，至少也有几十种，有些开头的方法，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读烂了韩文的人，有几十套范本在肚子里，任何场合都可以应付了。

启功先生谈到八股文的时候，曾经感叹说，不要轻易骂八股文一无是处，写八股文的人，起码作文章有个基本的章法，而如今见到的文章，纯是乱写。周作人最恨八股，追根寻源，把账算到韩愈这里，但韩愈的文章，不是八股文能比的。简言之，八股文中有的，韩文都有；韩文中有的，八股文却未必。较之韩愈格调高绝的诗，我对于韩文不是很喜欢，但我得承认，每个人都可以从韩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，不仅仅是章法。就是微末小技的章法本身，也够很多人混一辈子了。周作人骂韩愈，但你看他的短文，学韩愈学得多到家。

韩愈的胸襟在，气度在，学识修养在，纵是八股，纵是套路，等闲人毕竟学不来。桐城派讲义理，自以为得了韩愈的衣钵，其实韩愈即使写《原道》这样的文字，载道固然载道，文章丝毫不乏韵致，不像他们那么笨拙、那么急不可待。在韩愈那里，法是活的，在桐城派这里，法是

死的。风干的锦蛇，不可能再蜿蜒逶迤。

我大量读韩愈是很晚的事，而且是带着很大的偏见去读的。从韩愈的门徒那里体会到的韩愈，和从韩愈身上亲见的，大不相同。这就像从同光诗人那里窥宋人的门径，从梁实秋那里学英国散文的洒脱和机智一样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问题是，我们常常以为看到的影子，甚至是蹩脚的影子，就是那个人本身，我们再继续作蹩脚影子的蹩脚模仿。

不管是好还是坏，年轻时受到的影响很难消除，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。在年轻时的阅读中，和我们的天性和处境契合的书，如同少男少女梦想中的爱人，尽管也许只是出自幻想，却仍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在未来的许多年，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，其实就是转化和摆脱那些影响，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。我很早就喜欢庄子，庄子给我的最初感觉就是，文章居然可以这样写！它的开头总是突如其来，没有先兆，说来就来了，来了就立住了。似乎不能成立的，偏就成立了，你只觉得它好。过去的规范全被打破，因为事实摆在眼前，不由你不信。接下来，也许你想得到，也许你想不到，它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文章就这样漫不经心，但又极为潇洒地向前推进。然后，不知不觉地，它收住了，完全没有结尾地收住了。你会觉得文章不可以这么写，但它确实如此。也许

结尾在开篇之时已经埋伏好了，也许结尾早就静静地坐在文章的任何一个段落，等待着遥远的回声。

庄子的文中处处神来之笔，但就是没有章法。读庄子，你可以说气，可以说神，可以说意，唯独没有章法。庄子说，以神为马。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开头，也不需要结尾，它是虚空中的一个圆，处处是一切。

嵇康、阮籍的文章是有庄子的神韵的，尽管没有那样的形式；李白的诗是有庄子的神韵的，甚至形式也相类；苏轼的一部分诗、词和赋也有庄子的遗风，但他过于自律。其实嵇阮也有自律，李白则无，而庄子是完全放开的。没有人敢说他的文章学庄子，但自其中取一瓢饮，未尝不可能。试看东坡的《后赤壁赋》，那个道士入梦的插曲，不就是庄子式的莞尔一笑吗。

大学前后那些年，我很喜欢明末的小品，陶庵、三袁、陈继儒、李日华，都喜欢。他们那种刻意结构、崇尚清雅、追求余韵而在文字上一个一个死抠的风格，很能满足年轻人一味求上的好奇心，而且提供了最适宜模仿的范本。此后很多年，我一直在努力从他们的趣味中脱身出来。这种趣味，也许是时代的差异，体现在我们身上，往往不是清雅，而是矫情；不是精致，而是造作；不是言近意远，而是简洁的空洞。

虽然如此，明人小品毕竟教会了我一点，学会留白：说出来的要比该说的少，知道的要比说出来的多。

明人小品也是庄子的余波，但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余波。

近代散文作者，除了周氏兄弟，我对何其芳一直怀感激之情。何其芳是那种语感极好的人，而语感是天生的。《画梦录》把晚唐的绮丽和青春的伤感与梦想结合在一起，又带着一丝半缕拜伦、雪莱的浪漫。它的纯粹和精致在今天难觅其匹。鲁迅高扬远引，难以追随，沈从文文秀质羸，天然成趣，都不是何其芳的路子。我对语言的偏爱，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何其芳而非鲁迅，连带着，他的纤弱和伤感我至今未能彻底摆脱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何其芳的《预言》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佳作。成熟的何其芳没有再写散文，也没有写诗。我不知道他如果一直写到五十岁会是什么样子。有时我面对自己的文字，忍不住会想，如果是何其芳，他会如此写吗？当然，任何人都不会变成他人，人也不应该以成为他人而自豪，然而，如果我觉得在我身上能找到一点成熟的何其芳的影子，我欣慰无比。

历代笔记教会很多人把文章写得干净，写得蕴藉风流，因为笔记最大的好处是自由，一行两行是它，一页两页也是它，用不着凑字数。汪曾祺和孙犁都得力于此。周作人除了日本随笔的枯淡，清代学者的笔记也给他很大影响。

何其芳的丰华与周作人的清癯恰成对比。而在这之上的，是鲁迅的包笼万有的浩淼烟波。轻视传统任何时候都

是愚行，赞叹《秋夜》“一株是枣树，另一株也是枣树”的人，有多少人想到过这里面有韩愈《秋怀》诗的影子呢？不管是何其芳的晚唐，还是周作人的明清，还是鲁迅浸淫其中的魏晋南北朝，别说贯通，但能得一城一地，就足够让你立足，营造个人的一片江山。

我在多年前的一首诗中写道：在人的世界为人，是我的幸福。用汉语写作，是一个写作者的幸福。世界上很少有一种语言，像汉语这么优美、精雅、丰富、细腻、深刻，而且强大有力。它的画面感，它的音乐性，它的柔软易塑，它的准确犀利，让我只有庆幸。这是经过无数天才熔铸过的语言，是从庄子、列子、屈原、司马迁、司马相如、扬雄、三曹、嵇阮、庾信、李白、王维、杜甫、韩愈、苏黄和周邦彦、姜夔手里出来的语言，是唐诗、宋词和元杂剧（特别是《西厢记》）的语言，是《红楼梦》的语言。对汉语失望的人，其实是对自己的绝望。

张宗子

二〇〇七年七月四日

目录

1	新版序
7	初版序
1	辑一 满目山河
3	满目山河
14	庭院
20	家
27	书房
32	雨天日记
37	梦雨
42	蚊子
49	钓鱼
59	吃石榴
63	一辣解千愁